

倫理小說

英孝子大山報仇錄

上、下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紓 同譯  
仁和魏易

## 第一章

溫非而曰。吾今日勝西班牙矣。宜歸功於天帝也。敵之見敗。盡覆其舟。死其衆。不可  
以數計。彼之起兵。本欲夷平吾英。令吾屬之人。被其虐政。男者奴之。女者媵之。以吾  
民之性命與靈魂。束而縛之。付諸天主教之教士。分裂吾產。歸之西班牙王家與教  
皇。然天心厭亂。以神風助順。俾覆其師。吾大將屈婁克。困其要脅。自度莫滿其慾。因  
以巨礮答之。倖彼見敗。自是西班牙榮名。當立隳而不復振。余溫非而也。今日適聞  
吾軍捷音。卽大風偃敵之日。餘威震樹落蘋果無數。余一一拾而筐之。將鬻諸本苟  
鎮。且探軍中勝狀也。世人常言小樹灌之可以合圍。若我生近日之行狀。則又化大  
樹爲小樹矣。余年已垂耄。尙欲操筆舒紙。敍吾生平閱歷。以示世人也。前此十年。英

女王伊利沙伯在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幸吾腦福克來時知吾軼事甚詳欲吾一一語之以狀。

道二十年前余游美洲時親矚西班牙大將可太時得安滑克而滅之。即墨吾剛欲

敍述

而女

王又赴

可收行獵

因命余書之俾挾歸檢讀

且言文字苟中程墨

將酬余

以美仕

余啟女王不能細書

顧當勉力如聖指

乃將安滑克公主所遺綠寶石一方

上王

王大喜

此時余若有貪祿之心即可將此寶石爲釣官之餌

讀者思之余前此

在安滑克位極人臣

幾等親藩何復戀此微祿故吾亦不求

但與女王親手握寶

石急掌背筋骨條條

償起作白色也余亦歸

自念女王命吾爲書

余年已垂暮若不

及纂錄

旦晚就木則遺事或不傳於世

顧此事絕重累余老莫勝

既又自念即死亦

余息肩之日因亦不惜重累

而冒爲之且念余所閱歷處恐無第二

英國人曾及此

者其中幾死者數均託帝力

倅無事意者此書中

有道德學問在焉故帝心臨余不

令卽死以沒此著作

所謂學問者卽閱歷中之學

問凡爲惡之人終無善果試觀可

太時新收墨西哥時總攬兵權

偉若天神然四十年前余聞其死於西班牙大蒙奇

辱。至於不復類人。殊可哀也。其子馬丁亦死於其父以詭謀兇力所得之嚴城中。伏刑以畢其命。可太時所眷土人之女馬林娜以幽歡之故。至賣國弗顧。至引西班牙人自搗其宗國。可太時遇患。輒出死力拯之。迨年暮色衰。竟賜殺。拉米奴爲妾。此殆奸通外人。鋤滅宗國之嚴譴。余又觀安滑克大城中親貴諸臣收局。彼人多以行惡求戮於天。不知誅戮幾千人之命。以祭淫昏之鬼。求富並以求承平。與子孫昌盛。孰知上帝鑒臨。彼欲富則報以亡國。欲圖承平則錫以西人刀鋒。欲子孫昌盛則悉編入他姓。奴籍力圖福慶。乃舉己身事業。及其子孫用祀胡神。其果應乃復如此。殊足嗤笑。至於西班牙人。借慈悲傳道之名。行其兇殘嗜殺之手段。如是國度亦望其昌耶。余老矣。莫能目矚其亡。然亡徵之近。亦早晚耳。正恐彼國後人追念先時榮顯。特太息中之記念。余觀屈婁克之礮火。特第一次得意之時。後此上帝必爲安排。踵墨西哥之故轍。至余生平。亦不爲非惡。究之身受已足自信。上天罰我爲至公至正之刑章。不能不始終追述。以示後人。此書之著。余固早欲爲之。又值女王命我。瘡不能

不爲而今日又聞西班牙兵大敗於是將余舊事狂湧如潮上我腦際覺往事喧逐  
余一身實處其內今茲筆墨特少留餘影隱隱約約於世間耳余今坐於精室開窗  
遠瞭覺惠扶尼河兩岸風光悉供吾目野花滿地及前此諸侯破城廢壘亦一一繪  
我目中左次有大澤萬牛晨牧醉醉作小點如此風光在我目前余竟若無覩但憶  
當日在美洲時凡諸事物一一悉如美洲每見禮拜寺塔卽憶及美洲人殺人祭神  
之壇每見牛馬在牧則又憶及西班牙騎士之蹂躪彼都一經憶及卽欲命筆而書  
時余妻已於耶穌生辰前物故故余方得卒業設余妻仍存則此書必不就蓋一經  
提及必動吾妻悲懷將又重溫其妬念余所以能知吾妻心緒者以余每言前事吾  
妻恒佯笑赦我前眚此非恨之至深何由竟露此態蓋吾妻知吾於海外更娶生子  
此事復何能忍然余娶於海外尙可曲赦惟此四子則尤痛心蓋吾妻生子而殤知  
吾鍾愛外婦之子胡得不妬余卒以此事開罪於妻曾致勃谿一次實則余此次之  
勃谿實爲生平第一遭事余與吾妻新婚之第二年殤子適葬余夜中成夢見美洲

四子悉集。余前與我親額。余見四子均玉雪可念。喜極既又。念四子咸死。何以又生。一一咸呼其名。旣而甦憶及前事。乃大哭。時正秋晨。秋日射窗而入。吾以爲吾妻尙睡。乃嗚咽微呼。四子名孰知。吾妻已醒。窺見吾狀。吾夢囁中所言。均方言。稍雜以英語。吾妻悉聞之。聞吾呼四子名。已大悟。因躍起榻上。怒目視余。少須出涕作悲狀。余曰。何爲如是。妻曰。從爾口中所述。使我生無盡悲涼。尙不知耶。爾試思當時遠客美洲。衆咸以君爲死。吾拋撇青春。忍死待汝。汝試回想。自得外婦以來。余有半星怨言。及汝否。余曰。吾妻賢。初不詈我。卽我亦何嘗背吾妻者。然吾不解者。彼陳死人耳。何必更翻醋海。妻曰。外婦固死。設彼尙生者。余尙能以愛力爭回所愛。今其人久化異物。而君尙悲悼。則生人之愛力似萬不能勝之矣。至於客中外婦纏綿理。尙可恕。以爾我定婚在未客以前後此。婦來聘夫。仍爲我有。吾無斬也。惟此四殤。汝獨戀戀。則我殊無一星關繫。係屬其中。此可爲爾與外婦之摯愛。今爾尙戀戀。彼人一旦溘先朝露。一靈不泯。尙與同歸耳。余待爾二十餘年芳時已過。遂爾無兒。縱得其一。殆上

帝不許吾樂奪之以去而此兒名字汝竟一字不留口吻以此觀之則此殤與爾殊不關涉吾兒賤耳語至此聲不能出咽余尙欲有詞以辨顧知不勝亦不更言迨女王命余作書余防爲吾妻所見祕不敢書以余敍軼事必敍外婦及此四殤因不敢著筆或云此書終可乘間爲之然吾妻動息不離且好鉤稽余事余又何能得間實則老年夫婦同度時光噤口不敢更談前事迨一日吾妻就寢而逝年八十七歲余葬之禮拜寺之南心中無窮傷感旣而又念不作多時之別遂亦自慰不悲計吾父母女兄弟及妻子全在上帝之旁矣安滑克末代之王瓜迭馬克爲余至契及我同征伙伴悉皆物化入於安樂之鄉而余外婦倭土米雖異教然實共一天想亦逐隊而處其內是間樂我亦欲居特余聞人言是中極清淑無所謂嫁娶之禮余聞而心壯設是中果講夫婦之禮則余一身二婦又何以自聊今余書欲開頭述我試手之事矣。

## 第二章

余生於迭青罕城中敝廬。卽余今日著書處也。此廬不知爲亨利第七時所造耶。抑修諸亨利第七時耶。始其地爲侯家葡萄之圃。廬爲老圃所家。故地以老圃名。然余有疑者。不審當時天氣佳乎。抑樹藝者果有良法。昔聞葡萄大熟。今乃不一熟焉。究之此地溫煦於他處。以東風不至。無凝冷之氣。故花之蓓蕾早於他處。十有四日。吾廬面西南。而地頗窪下。蛙聲抱廬而聒。幸地上多沙及小石。利於行水不爾。潮溼蒸人。且病廬爲紅堦所積。而成墉不爲正方。多曲折。作廉角。每及夏中。玫瑰紫藤蒙絡。蓊翳陰陰。結重翠。從陰中外。瞭隱隱。見本苟鎮上屋脊。作峭銳狀。樹復蕭疏。寓目至適。即有他夏屋。亦不便余之著書。故亦安之。此地吾所生誕。想歸宿亦在於此。百年深契。一旦乘化歸盡。吾亦良甘。今且先敍吾之家事。以告觀者。余門業亦非凡素。吾祖爲色福克侯爵。吾蓋發源於此。賜城曰溫非而堡。有祖姑適波兒家。爲史乘中聞家。此時吾家適被罪。遺產遂歸波兒。然家雖門誅。幸有遺孽。他逸伏隱。弗出。吾父即其支屬。吾祖善會計。復長居積。故遺此先疇。而祖母外家亦裕而多貲。吾祖信天而

聽神。吾父生時。即令入教。然父意雅不欲。吾祖再三婉導。旣不得當。則秩之。吾父不能背庭訓。遂入本苟鎮天主教堂。僅及一年。神甫來言。吾父彌規越矩。請吾祖更覓他事以任。神甫且言。不特違犯堂規。且夜逸飲博。狎妓靡所不有。至於戟指怒詈馬利亞神象。以爲妖神淫犯。吾祖聞而大怒。重鞭吾父。吾父年已十九。遂背訓遯走。神甫與吾祖謀。言父之不適教堂。迨戀戀於磨坊之女。於是神甫議送吾父於西班牙。包微而城教會中。迨父歸。吾祖告之以此。父時盛年喜遊歷。卽悅而承命。適有西班牙神甫至英京。吾祖請神甫爲介紹。送吾父至西班牙。吾祖慈愛戀兒。因事神心切。遂割父子之愛。一年後。西班牙教會中貽書本神甫。言吾父又逃。吾祖大震。逾年書至。言吾父違天。已以教會律法伏誅矣。吾祖大慟。以爲不應。違性拂情。令愛子死於非命。因與本苟神甫絕交。又二年。吾祖病危。遺言謂吾父實未死。料理遺產。用付吾父。祖歿之三年。父果歸。於是離家八年矣。其歸也。挾吾母並來。母西班牙產。姓茄雪。名路易莎。亦西班牙名族中閨秀。

吾父八年在外。吾莫知其詳。以吾父未嘗語人以狀。一日偶露迹兆。余始知之。時余侍吾父浴於小池。見衣解時。胸前出大瘢。余怪問之。吾父斗變其色。因曰。此惡鬼所爲。吾決其必入地獄也。吾今告汝。有國度曰西班牙者。而母世縣也。其地多羆鬼。所爲恒假天帝之命。以火焚殺人。吾爲小人所愚。其人少吾三歲。吾號之爲鬼長。觀吾瘢所在。卽受彼人所焚者。彼人因欲燒殺我。幸而母見拯。爾年少。勿多言。彼鬼長。善。債。若。爲。所。知。爾。必。無。倖。爾。身。半。爲。西。班。牙。種。人。以。爾。母。西。班。牙。人。也。以。外。貌。矚。之。已。得。其。半。然。中。心。須。學。英。國。不。當。爲。西。班。牙。吾。今。告。汝。汝。舍。爾。母。外。凡。西。班。牙。人。咸。汝。仇。也。當。時。余。方。儕。駢。莫。審。父。言。所。由。來。久。乃。覺。之。吾。同。胞。凡。三。人。兄。曰。喬。勿。雷。次。卽。我。女。弟。曰。馬。利。亞。當。時。家。庭。之。樂。已。極。吾。兄。弟。又。魁。碩。可。人。鄉。里。靡。不。羨。慕。同。胞。中。又。以。我。爲。最。肖。西。班。牙。人。之。黔。黑。而。女。弟。殊。不。相。肖。惟。妙。目。橫。波。及。粉。紅。之。頰。類。西。班。牙。美。人。吾。母。見。余。狀。貌。恒。謂。余。爲。小。西。班。牙。人。此。語。惟。吾。父。外。出。時。始。見。稱。否。則。將。爲。吾。父。所。怒。吾。母。雖。產。西。班。牙。吾。父。恒。令。其。操。英。語。父。出。則。仍。西。班。牙。人。口。吻。矣。

而西班牙語言亦以我爲最近。吾母來時多挾西班牙小說教余讀之。以吾母心懷故都故不能遽忘其方言。迨入冬尤念西班牙以英國寒沴不如西班牙暖。一日余問吾母欲歸乎。母大恐曰否。彼中有仇恆欲殺我。且爾父不聽余往。余焉能舍汝兄弟還鄉耶。余聞言大奇。回念欲仇吾母者豈卽吾父所云鬼長耶。復謂吾母曰母善。人乃忍刺母以刃耶。母曰吾惟美風儀。彼人始恨我至此。當日之欲妻我者詎止。爾父一人。言至此。殷憂見乎顏色矣。

余於十八歲中天剛五月垂暮時吾父執蒲姥至自鵝墨司海日言步次有西班牙商船載貨極夥。吾父亟問曰主此船者爲誰。蒲姥曰吾不知其名。第見其游於衢上。人甚偉碩。衣裳華楚。左額之角有巨瘢存焉。吾母聞言色乃大變。口中作西班牙語。曰聖母垂憐其彼人來耶。吾父狀亦甚懾。囁嚅不能出口。遂以馬自嚮鵝墨司。慎消息夜中。吾母終夕不睡。余亦莫名其妙。余臨睡時。吾母以面仰屋坐。迨余旣醒。吾母坐狀依然。余問曰吾母今日乃晨興耶。母曰吾通夕未就枕。余曰何爲弗睡。豈有所

懼。母曰：已往將來。感吾生此憂懼。且若父昨日去。胡今尙未歸。迨十旬鐘後。余將赴本苟鎮習醫。遠遠見吾父騎馬至。吾母倚窗而望。一見父至。卽出迎。父下馬。抱母言曰。爾勿憂來者姓名殊不同也。母曰。爾見其人乎。父曰。余未之見。聞昨夜未歸船。吾以爾懷疑。故急歸省汝。母曰。不見其人。吾憂殊未釋。安知不僞爲名姓。以愚汝者。父曰。以我思之。汝應勿憂。卽屬其人。烏能以西班牙之力。雄我英國。且吾策之。決非其人。母曰。果非其人。則天心畀我良厚矣。二人乃談論久之。余見吾父母言談似不欲余聞者。乃自攜平日所使巨棒赴本苟。余行未數武。母呼余曰。湯麥司爾來與我親吻。再赴本苟鎮。吾知汝心快快然必異吾二人所言。將來爾父必以相示。余前此負一重憂。至今耿耿焉。余曰。母所逆料之人。若果爲其人者。則請其人遠避。勿觸吾棒。言已。以手弄棒而笑。母曰。彼固其人也。特其人恐非爾棒所能勝。其人嶮猾無倫。汝烏能當之。余曰。縱彼嶮猾。甯無性命。吾力固足以制其命也。母曰。爾太自恃。汝不聞西班牙諺乎。凡人終局之報。復爲毒至烈。余曰。母不聞英國諺乎。先疾擊人。勿後人。

後人者轉受其擊。余語已自計行十步外復迴頭視吾母見吾母尙倚窗望我不置母往日粧束恆以素帛自髻下裹其頸頸下作巨結余心忽動以爲此帛似裹死人也更觀其面殷憂見於顏色似永別我者自是以來吾果不更面吾母矣。

### 第三章

吾父者願兒習醫精於醫者也。自十六歲出自腦惠去學堂。吾父卽令我赴本苟鎮格立麥司東醫生處學醫。先生學問淵博而余又安於是業。故進境絕迅。吾父言此間畢業後再赴倫敦。此事似天爲立限。令余不能至倫敦也。以余初用心殊不在醫。蓋余父執蒲垞有男女二人。女曰麗榴與我同歲。遲我三禮拜生耳。自少通家。兒時又嬉戲於一處。此事莫能辨析。吾二人愛情起於何時。故余之始至腦惠去也。他無所戀。專戀麗榴。每次甯家必繞道數里覓麗榴所嗜名花掇而贈之。久之漸長。彼此各不勝情。相見轉形慚阻。雖未洩愛情而相遇花前恆兩兩歡悅。惟蒲垞之意殊不欲其女儂我。必欲偶我阿兄。以兄爲長適可得吾產。以此之故。余恆不得遇麗榴而。

吾兄偶至其家。則蒲垞爲禮備至。吾兄亦愛其人。因是頗存介介在理。吾兄年長。可以完娶。然余母爲西班牙人。故余得母餘氣。長成亦速。以西班牙人多魁偉者也。凡人長成。本關天氣之溫暖。故美洲人男女十五六歲。恒卽行嫁娶之禮。余今老矣。迴憶十九歲時。風貌頗優整。身材亦雄碩。腰脊至勁健。目睛與髮。髹然如漆。言笑不苟。厚重弗佻。凡有行事。必思之至再。以力竟之。卽錯勿悔。且不信教。亦以吾父爲教門所窘。余心恨之。再則本苟鎮中神甫。恒言馬利亞眼中。往往流淚。余初不之見。心尤謬之。若今日者。則殊信有天矣。

方吾母畢命之一日。余憶麗榴方以眉目約我。會於大橡樹之下。樹下生荆樹。天暖。荆花全發。蓋麗榴於禮拜日語我。謂禮拜三之一日。荆花開矣。彼將就之采擷。此語余早明其意。之欲見我。彼之爲人。素不能託言諷人。惟愛之所鍾。庸中生巧。往往使人。於言外。喻微旨。麗榴語時。其父亦在側。余所以知其約者。以余兄方不之聞。余知此言。殆爲我發。且語時復以目視我。固知此禮拜三之日。必在荆花之下。遲我。余早。

決計於此時。自訂吾婚。遲恐麗榴迫於父命。或不見許。迨吾二人約定。則麗榴轉有辭以告父。是日適余師有病。不能出。令余代行。余於四點鐘後。不告吾師竊出。先猶力奔。至一英里後。乃徐步。蓋余雅不欲以喘息之狀。令女郎見之。使其嗤鄙。且余所衣。亦頗雅潔可觀。余行次。忽見一人騎馬。張皇似不辨路。余眼力絕快。早已見之。第此時胸中備與麗榴款語。因亦不顧其人。然觀其狀。決其必非我國之人。貌旣堂堂。衣亦修整。頸中環以金鍊。年在四十以外。而容色兇厲。目光閃閃。可怖。脣角下垂。齦齒作輕人狀。額高有癥。在其次。髮黑如余鬚髯。作栗色。余且行且近。彼亦見我矣。彼一見我。忽易爲笑容。脫冠行禮。勉作英語致意。只辨鴉墨司三字而已。已見吾不審其語。則操彼方言。詆英語之難學。余知其爲西班牙人。乃以西語告之曰。君若以西班牙語見詢者。我固能辨。彼人大喜曰。小郎汝能西班牙語耶。然郎非西人。以貌度之。固吾同種。於是精審睇余。余曰。吾有他事。君趣言之。吾行矣。彼人曰。吾知汝矣。適吾見彼大樹之下。有女郎衣縞衣。徘徊花間。郎行殆爲是乎。然郎須聽我。汝與彼往。

來遊衍者可也。若出以癡情，則將來必貽遺恨。割刃其人，猶所弗甘。余聞言而怒，遂行。彼又引吾裾曰：「吾言冒昧，惟郎他日追憶，方知吾非妄語。」吾今亦不更言。但問鴉墨司路，將安出？貴國多樹，前望一英里之遙，亦至迷惑。余乃指引其程。彼人見余指麾間，目灼灼視余，似有無窮之語。噤未及發，迨余語既，彼人乃復脫冠問余曰：「小郎何姓？」余曰：「何必問姓名？」君亦未嘗告我，胡爲作無謂之酬應？」彼人曰：「吾行客，亦無真姓名。初見郎君，以爲雅士，孰知儉也？」語已，揮鞭將行。余自念吾姓出世家，何慚而不告之？因曰：「余爲湯麥司溫，非而忽見此人，向吾語顏色，猶如夜叉。」咤曰：「吾早料之矣。」陡下馬，出刃曰：「吾爲若望荅雪。」余忽憶此卽西班牙人，吾父母所憚者，若在平日，余胡不覺以今日爲麗榴所戀？遂爾慌忽語時，彼人之刃已及余，跳身避之。彼刃本直貫吾胸，余雖側身而臂上已着刃，痛極，乃揚棒直前，與之奮鬪。雖知不敵，然吾棒亦有足以爭勝者。若余此日亦用刀者，則彼刀法百倍於吾，萬非其敵。彼斗見吾棒，卽以刀自衛，竟不能疾進。取吾棒一下，刀脫腕落矣。棒再下，中其吻，牙齒紛落血。

乃噴溢。余不擊其腦。只以棒痛擊其兩股。不遺餘力。及余力疲。始以脚踐之。彼人就地輾轉如被傷之蛇。顛頓萬狀。而雙睛仍兇毒射人。於是余乃曰。西班牙人爾。今日當知乃公矣。彼此方以通名。奈何欲致我於死。言已。以刀置其頸上。彼呼曰。小狗爾。殺我。我蒙辱至是。死甘也。余曰。否。吾何能殺汝。不仗兵刃之人。汝之死。自死於國憲。我惜刃不汝汚也。彼復曰。既不殺我。請移我於路旁。言已。自閉其眼。似將暈者。余方思是人何以驅遣。忽遙望籬西有女郎曳縞衣徘徊其間。余知爲意中人也。察其意似遲余不至。而蹴踏者。余念欲將西班牙人移之他所。則與女郎期會左矣。更欲相見。當在何時。故立意不爲西班牙人所誤。必欲求踐其諾。且念其人痍傷。至是廢不能起。待予與女郎道款曲後。更昇創人未晚也。即使不能待余。余自有術。令其見待。因見其馬在二十步外嚼草。余乃去其轡繩。繫此人於樹根之上。斥之曰。汝在此俟我。乃行。行時。又念其人爲父母所虞。非有夙仇。何以聞名。即欲見殺。吾今日安可以一女子之故。令我父母被其慘毒。顧念雖如此。而心欲與女郎相見。乃闖然前行。孰